

湖光飘魂



陈敬唐
／
著

中国  广播电视出版社

CHINA RADIO &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

魂飘荡湖

陈敬唐 / 著

中国 / 广播电视出版社

CHINA RADIO &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魂飘荒湖/ 陈敬唐 著

-北京: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,2005.12

ISBN 7-5043-3942-3

I.魂… II.陈… III.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57079 号

魂飘荒湖

作 者:	陈敬唐
责任编辑:	刘跃钊
封面设计:	张德辰
责任校对:	李小南
监 印:	马 兰
出版发行:	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经 销: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:	北京市图文印刷厂
开 本:	850×1168 毫米 大 1/32
字 数:	122 千字
印 张:	6
版 次:	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印 数:	0001-1000 册
书 号:	ISBN 7-5043-3942-3/I·536
定 价:	22.8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人要学会平视权威，你就
会活的气宇轩昂，高雅不凡；
人要学会尊重法制，你就
会活得心安理得，自由自在。

敬赠读者朋友共勉

陈敬唐书于二〇一五年



序

公孙牧阳

品过咖啡,喝过浓茶,最留意的,还是那带点温热的清泉,纯净而透彻。医生说,清晨起床喝一杯温水,既润肺养神,又清肠健胃。《魂飘荒湖》在我眼里,就是那一杯温热的清泉:简洁、朴素、自然、明快,一点一滴地滋润着阅读的兴致。

这是一个只接受文化快餐、缺乏深入思考的时代。现在的人们很少愿意,或说无暇顾及去看一本小说,更很少有人尝试去写一部长篇小说。而时下这个现象,似乎更为普遍,即无论是小说读者,还是小说作者,他们注重的好像不再是小说的细节,以及作者所表达的主题思想和真诚流露。他们或许觉得,细节编织和作家的诚实仅仅是一个小问题,故事和主题才是重点所在。

现在大众传媒日益发达,网络和小报上各种令人震惊的离奇新闻层出不穷。面对这种状况,任何一位小说作者都该想到一个问题:他们的作品比这些新闻多一些什么?如果仅仅是离奇、有趣、好玩,那么人们阅读这些新闻已经足够。小说必须在另一个层面上展开,这意味着小说对于人性、社会和历史必须具有更深刻的洞察、更有力的表达。毫无疑问,这是小说艺术展开的立足点,也是读者评判一篇小说优劣的出发点。

不必讳言,一些作品语言的粗糙和枯燥甚至令人惊讶。由于叙述语言的乏味低能,我们甚至对于许多业已发表、甚至广为转载的小说缺乏敬意。而遇上一部无论故事、语言,还是表现手法都精美独到的好作品,读者往往会有过节般的欢乐,惊喜之情溢于言表。但即使是这样的作品,其实也可能有瑕疵,比如某个环节有疏忽、某个细节有矛盾等。环节的疏忽是可以弥补的,例如可以订正主人公的年龄、性别,或者修改一个走过的路线、一处会面的地点。只有一部整体性较为丰盈饱满的好作品,才能激发起人们关注的热情,读者阅读想象的空间在此时才得以充分的发挥,创造的快乐也油然而起。然而有些工作读者无法代作家完成,这就是细节。许多作家都知道,悬念是情节之中吸引人的关节点,也常常是情节发展的动力。但是,悬念并不是小说唯一的致胜法宝,也不是艺术魅力长存的主要原因。许多时候,悬念的吸引力可能迅速衰减。重读《红楼梦》或者《复活》的时候,很多人都有相似的感受:悬念已经不重要,更多地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是一些难忘的细节。事实上,一个或几个令人震惊的细节能给小说极大地增添光彩。

小说创作,往往是始于细节,小说的描述,也往往在细节中延伸。细节是抒情的基础,没有细节,叙述就成了无源之水、无本之木,也就无从表达作家的创作意图和主题思想。有遗憾的是,我们看到的许多小说只有一些想当然的情节,而缺乏扎扎实实的细节。

阅读《魂飘荒湖》,不经意中,你会被作家流畅清新的叙述牵引着,不时被层出的细节及其所呈现的细腻和真诚所打动。

清晨,朝霞洒满了湖面,影秋早立在渡口处等候。我迈着轻捷的步伐向渡口走去。她见我兴冲冲地走去,十分高兴地下了船去挪动篙子和双桨。湖区的人都会行船,我到湖区后不久也学会了划船。

她把持双桨,平稳地划开水面,船平稳地向场部方向驶去。小

船劈开湖面,惊起双双水鸟飞翔、对对鱼儿跳跃。我回头看影秋,她全身披上彩霞,显得特别艳丽,虽不像湖区姑娘穿红着绿那样打扮,然她也具有湖区姑娘的特色,淡红色的上衣,淡水绿的长裤。从她纷乱的刘海和修长的鬓发而显示的一副青春少女的容貌里,还可看出她是一个有文化素养的姑娘。今天,我感觉她特别有精神,当我发现她额角渗出点点汗珠时,我顿时后悔起来,不该让女同志吃亏,连忙调换了她。

书中这样的描写不胜枚举,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《魂飘荒湖》通篇不华丽、不夸张、不故弄玄虚,没有晦涩,它以近乎平铺直叙的语言,向人们展示了一个个人生画卷。这些看似平常却读来让人心酸的细节揪住了读者,令人爱不释手。

鉴于此,不能不说,《魂飘荒湖》是一部尚好的作品,是一部可读的作品。她是会得到读者青睐的。

内容提要

描写 60 年代至 80 年代一个知识分子的不幸遭遇。

主人公“江苏”远走他乡,落脚在中原地区的一个荒湖野岛上,以卖劳力为生。期间,与右派子女影秋姑娘相爱……

纯真、挚爱把善男信女牵连起来,人间之爱,百姓之情,令人心碎心醉。

“江苏”出于无奈,带着五岁的孩子离开湖岛,回到故乡。在老同学的帮助下,于一所中学里代课谋生,与该校烈士后代杨文丽邂逅相遇,相知相爱。她像影秋姑娘一样,美丽可爱,不受偏见所束缚、权威所折眉、阶级所限制,为维护人生的权利和尊严,宁可玉碎,不为瓦全。

—

悔恨,使我增添无限的痛苦;悲伤,使我缩短有限的生命;忍受,使我带来终生的遗憾。

悔恨、悲伤和忍受都已成了历史的陈迹,然而用冤苦的泪水与带泪的欢笑搅拌在一起而滴成的人生轨迹,却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间。

我怀着沉痛的心情,记述那一段坎坷的经历,以此献给我最亲爱的影秋姑娘。

二

1962年6月15日凌晨,我只身远走天涯,只给父亲留下一纸条:“雁飞千里不忘窝,人走天边总有家。”

我茫无目的地沿着长江西行,赏尽了祖国的青山绿水,也尝够了人间旅途的辛酸苦辣。

一路上,只见稀少的行人和田间没精打采的社员,荒年的迹象还相当严重。当我走到祖国的中原地区,已离家三千余里,从武汉向西南,我已精疲力竭了。

在一个小镇的小店里,我买了两只用玉米粉与胡萝卜缨子掺和的饼,以它充饥。我听到店主人与人家谈起一个荒湖的地方招收农工,说是开发湖区,吃大米。我一听喜上心头:可到那里栖身。

我一打听,此去还有三百多里,一摸自己的口袋,只剩一元多钱,就发起愁来了。走,我已走不得了,膝盖肿得像个馒头;乘船,

钱不够。转而一想,反正天无绝人之路。于是我先赶到汉水畔的一个轮船码头,买了一张一元钱的船票,乘上了船,沿着汉水而上,混了约有三元钱的路程,到了一个叫沔城的地方,我又步行了。

在一个三岔路口,我歇下了。

一个退伍军人模样的人,也来到岔路口向我问路:“同志哥,你知道去湖区怎么走法?”他说的是安徽口音。

“我是刚到这里,也是去湖区的,走不动了,在这儿歇个脚。”我心里热乎乎的,有了同路人了。于是我又反问他:“请问老兄,你去湖区干嘛?”

这位老兄很直爽地说:“我家乡饿死人啊,熬不下去,听说要开发湖区有大米吃,我就来了。”

“噢,你自个儿投去还是介绍去的?”

“当然自个儿去的,不用介绍,那里需要人。哎,你去湖区干嘛?”

“我和你一样,也是熬不下去才跑出来的。”

其实,这不是我跑出来的真正原因。

1960年我大学毕业,承蒙学校器重被留校工作。一次回乡探亲,从父老乡亲中了解到许多耳不忍闻的饥饿惨况,我写了一篇题为《献国策》的谏议书寄中央,不料信未寄出我却受到出乎意料的打击。鉴于我出身好,外部矛盾作内部处理:回乡生产。

这就是我个人历史上的第一次转折——远走天涯。

由于精神上受到极度的刺激,回乡后生活窘迫,衣食无着,父母常为了我争吵不休,弟妹与我划清界线,说叫我一声同志还是客气呢。我在这窒息难受的境遇中,心一横走天下,死也得死远一点。

这位老兄哪知道我的冤苦呢?

他眯着两只小眼睛高兴地说:“那好,咱们俩有搭档,难兄难弟相互有个照应。”他顿了一下又说,“看样子,你斯文斯理是喝过墨

水的？”

“喝墨水顶什么用，孤芳自赏。”

他不解其意，笑了笑说：“在部队，我就是吃没文化的苦，要不是不会千里迢迢来这里的。”

两人一路前行，大约走了半天路程，就到了一个叫硝岭的农场。

老兄比我灵活，引了我一起见了一个叫马东林的场长。马场长是个矮而结实的中年人，两只眼睛滴溜溜的，使人觉得有点害怕。他打量了我们一下，说老兄可以收下，而我不行。他说：“我们开发湖区不是吹牛皮，劳力换粮食，我们不管谁，只要你有力气愿意干，我们就收下。”

对场长的话我表示欣赏，但他对我的看法有些形而上学，殊不知我还是一个篮球健将呢，关键时刻能挺一下的。大概场长嫌我瘦削负不起重任。

老兄哀求地说：“场长啊，我们是一起来的，总不能丢下他一个，你就做件好事吧，倘你不收他，那我也只好走哇。”

场长心软了：“那好吧，试两个星期。”接着，场长从身边掏出笔和纸，迅速写了一张条子给我，叫我到离场部十来里水路的荒湖野岛去，那是硝岭农场的的一个分队，正需要人。我只好与老兄分手，单枪匹马去湖岛。

荒湖方圆有几十里。我走到湖畔上，只见满湖的荷叶和荷花，茫无涯际。开始还有弯曲的小道，后来路也走完了，回头一看，人却在荒湖中，前边是浩荡的湖水，后边是没人头顶的叶海。抬头遥望，隐约可见深绿色的小岛，小岛上有几排黄色的茅屋。我正忧心忡忡地想，这湖岛是否像鲁滨逊飘流的那样荒岛？

一个放鸭的大伯，头戴斗笠，身披蓑衣，嘴里打着唢哨，脚下踩着小舟，箭似地穿过来，一下子停靠在我的面前，爽朗地问道：

“喂，年轻人，你是来湖岛的吗？”

“是的，你——”

“凡是上湖岛去的人都经过这儿的，一般都由我义务接送的。”

“谢谢大伯，烦劳您了。”

“听口音，你不是这儿的人。”

“我是江苏人。”

“江苏人，怎么跑到这里来？”放鸭大伯目光炯炯地望着我。

我撒谎说：“听说你们这里开发湖区，我特地来锻炼锻炼的。”

“真是好青年。”大伯把船又靠近点对我说，“请上船吧。”

我上船后，大伯再也不和我说话了。我看着他那打着结似的眉毛，觉得他似乎有比我更重的心事，两眼梢因湖风的吹拂而显得微黑，两只眼睛时而直愣愣凝视远方……

分手时，他只向我微微地一笑，我觉得这位年约五十的大伯很可喜，但他那忧郁的神态却在我的心里罩上了一层疑云。

我凭借了场长的这张条子，在湖岛落脚了。

4 队长是个中年人，然而大家都唤他“老队长”。人忠厚老实，妻子于今年开春饥荒中病死的，他不多说话。他把我安排在几个单身汉一起的集体宿舍里，这些单身汉来自附近几个省区，他们待人都很热情，第一个留给我的好印象就是让我吃了一顿长久没有吃的饱饭——大米饭。真是一个人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，往往也就忘记了文明。

我的行李很简单，总的是一个小包，打开就是一顶小蚊帐，几件换洗衣服。汉子们都以同情的眼光看我，还说了一些令人发笑的俏皮话：“标准式流浪者”、“高级叫化子”……

那些好奇的姑娘、妇女都把我视为新来的亲戚，既陌生而又亲热，见了我只是嘻嘻地笑，叽喳喳地说，“模样挺惹人喜，可不知能否吃苦？”“凡是到这荒湖来的不吃苦也变得能吃苦。”……

我观光了湖岛,约有百亩土地,坐落湖心,风景优美,湖光山色犹如仙境一般。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:“真是鱼米之乡!”大有绝路逢生之感慨。

从此,我守拙归荒湖,以卖劳力为生,与来自五湖四海的农工为至亲密友。无论干什么活,我总是很卖力,不会干的活就虚心学。在评功记分时,我主动提出扣几个工分给别人。农友们都很喜欢我,哪怕家来信了也要我念。如遇上什么疑难事也要跟我商量。老人小孩都喜欢叫我一声“江苏”,“江苏”二字便成了我的名字。

一晃,两个星期过去了,我经历着自己从未经历过的劳动。人拉犁,使人累得喘不过气来。在直没过膝盖的淤泥里拉耙子,寸步难行,跌倒了爬起来,累倒了再爬起来。尽管如此,但我心里还是提心吊胆场长那句“试两个星期”的话,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。

一天晚上,场长亲自划船来湖岛,我心里非常不安。后来队长招集大家开会,说场长作夏收夏种的动员报告,这时我才安心下来。

场长是个实干家,生产很精,指挥也有方,嘱咐大家说:“一要饭吃饱,二要觉睡好,三要活干好。”

最后,在队长安排劳力的时候,有个妇女小组提出需要调配一个男劳力,专门为妇女组挑运稻秧。队长摸了摸自己不长的胡子,瞟了我一眼说:“嗯,对了,就请江苏到妇女组吧。”

可是妇女组不信任我,要我表态,愿不愿意在妇女组?愿不愿干好?

队长笑嘻嘻地推了我一下,说:“江苏,你就表个态吧,半个月来,你也干得不错。”

场长在旁也笑吟吟地说:“表个态吧,同志们一定会欢迎你的。”

我表态说:“有一分热发一分光,愿与大家同甘共苦搞好生产。”

这回我能在妇女组劳动接受再教育,确是一个锻炼的好机会。”

小英是队长的丫头,她听了“嘿”地一笑说:“一个锻炼的好机会,这可不是开玩笑的。”

“如果我干得不好,你们就扣我工分,还可以批评我,撵走我。”

站在墙角落里的影秋姑娘说:“好心好意来锻炼,我们应该欢迎,而不能扣工分,也不能随便批评,更不能撵走。”

单身汉们开腔了:“对!张影秋说得有理。”“真的,我们还舍不得调江苏呢。”“是的嘛,江苏不是去当小媳妇的,腰板子要硬一点。”

小英不服气:“你们这些和尚都护短。”她又笑着对影秋说:“只有你臂肘往外拐。”

场长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笑笑说:“你可香着呢,好好干,大有希望!”

三

那些女同志手脚灵巧,拔秧简直比机器还要快,我一个人挑秧跑断了腿也赶不赢,但我不吭一声,只管装满了秧夹子挑了就走,卸了秧就往回跑,不停地在田埂上来回地奔跑。肩挑肿了,自己咬咬牙忍耐;腿跑酸了,自己揉揉;口渴了,坚持到放工。我总觉得这活儿不亚于拉犁、耙田。晚上躺在床上浑身酸痛,就像被打伤似的,但到了第二天我还照常上工。整个插秧期,我已数不清自己抓了多少把秧、挑了多少担,数不清在田埂上走了多少路,也不知自己额上淌了多少汗,衣衫湿了多少件……

一天,拔秧的女同志都快累坏了腰,小英大声地喊道:“妇女同志们,休息一下,我们的任务已超额完成了!”

女同志轰的一下都跑到田埂上坐的坐、躺的躺、捶背的捶背、

伸腰的伸腰，唯有影秋姑娘还在秧田里一刻不停地拔。这姑娘很文静，举止稳重，从人家的谈话里知道她出身不好，父亲是右派分子，那放鸭的张大伯就是她的父亲，那天我来岛用小舟接我过湖的正是他。我看见她不休息便说：“影秋同志，你该休息啦，刚才小英已喊了。”

“你也该休息了。”

“不行，小英没有喊男同志休息。”

影秋竟咯咯地笑了起来。

我连忙捡起了几把秧就走。

我太累了，我多么渴望休息。

这天，天气异常的闷热，远处的雷声滚滚而来，我心里不由得高兴起来，这下该天助我了。

谁知，队长急得四处拉人马，一边催妇女组收工回家，一边叫男劳力支援收割组挑运麦捆，我也在被拉之列。

这里的男劳力都有这种特长，打捆迅速，技术熟练，使用葱担如意。他们一个个像小老虎似的在暴风雨前赶回小队仓库去了。

唯有我手忙脚乱，两个麦捆打了老半天，然后用葱担钉上举起，好不容易挑到埂岸上。放鸭大伯的鸭子在沟边呱呱叫个不停，仿佛也在催促我快点走。我心慌意乱脚下一滑，肩头一疼，连人带捆跌倒在埂边，想站也站不起来，脚踝扭痛了。

“江苏，你怎么啦？”影秋从后面田埂上赶过来着急地问。

“这田埂小路太不好走了，把脚踝扭痛了。”

她抿了抿嘴不好意思地把我扶了起来，又把我手里的葱担接了过去。我连忙招呼她，可她早挑上肩“嗖嗖”地向前奔去……

风雨来了，整个湖区都笼罩在烟雨雾气里。放鸭大伯把我搀到他船上避风雨。大伯一边递给我毛巾，一边叮嘱我说：“风雨里要当心，生雨要淋病的，出门在外。”

“嗯，谢谢大伯关照。”

“我来农场连头带尾五年了，开始时同你一样，什么活都不会干，现在都学会了，我还学会了放鸭，上半年我已完成了合同数。”

“你老当益壮挺不错。”

“唉，我什么都好，就是妻子儿女都与我划清界线，分居两处……”

我听到“划清界线”，内心里就隐隐作痛，且抑制不住地流下泪来。

大伯不知我的苦楚，低头叹气说：“唉，年过半百了，不知如何是好。”

我没有话可安慰他，只是沉默地听着舱外的风雨声。小船在波浪中飘荡，似乎老天有意安排我和放鸭人风雨同舟。

大雨过后，空气清新，我从小船上出来，踏上田埂摇摇晃晃。看看天色不错，我便踮起一脚忍着痛，走在田埂上。

迎面影秋急匆匆地走来，她头上戴着斗笠，裤管卷到膝盖之上，赤着脚，手里还提着一个斗笠。她立在我面前，看了看我的脚问：“疼吗？”

“没什么，小意思。”

“回去用热水洗洗，贴块膏药就好了。”

我点点头。

“我给你捎来一个戴上吧。”她把手里的一个斗笠递给我。

我戴上了，她高兴地笑了：“你成半个湖北人了。”接着她又神秘地告诉我说：“以后躲雨或者搞什么的都不要到船上去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我故意问。

“他是‘右’字号……”她未说完眼睛里就盈满泪水，立即转身朝前走去。

我默默地跟在她后边，连脚踝的疼痛都忘了。

“影秋……”我叫道。

她停下了。

我对她说：“倘若一个人心境上孤苦寂寞，再加家庭里不给以温暖，甚至冷若冰霜，那么这个人能熬下去吗？”

她愣了一下，回过身来，欲言又止，有些激动。

我连忙又说：“人家做不到，你应该做到，在各个方面都要给他帮助和温暖。”

“你，你……都知道了？”她热泪盈眶地望着我说，“你讲的是，可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这些，我们这个闭塞的荒湖野岛，常使人失望和痛苦。我读了十二年书就像文盲一样，只知背朝天，脸朝地。”

她侧过身子低声地哭了，我沉默了。

她又说：“随父母来场五年了，天天下地，不是脚踩就是手弄，风里来雨里去。”

她眼睛里含着晶莹的泪珠，很伤心。我找不到适当的话来安慰她，只得借了几句老话来劝导她：“家庭出身看本人，历史问题看现在，出身不由己，道路可选择。”

她含着泪笑了，两只深邃的眼睛显得炯炯有神，眉宇间展现的笑意显得更吸引人。

雨又下起来了，我们沿着弯曲的田埂小路赶紧走，快到宿舍时，她突然回转身说：“哎，我忘了告诉你，队长叫我们两个明天去场部运化肥，天晴的话早上五点出发，在渡口等。”说完飞快地走了。

清晨，朝霞洒满了湖面，影秋早立在渡口处等候。我迈着轻捷的步伐向渡口走去。她见我兴冲冲地走去，十分高兴地下船去挪动篙子和双桨。湖区的人都会行船，我到湖区后不久也学会了划船。

她把持双桨，平稳地划开水面，船平稳地向场部方向驶去。小船劈开湖面，惊起双双水鸟飞翔、对对鱼儿跳跃。我回头看影秋，她全身披上彩霞，显得特别艳丽，虽不像湖区姑娘穿红着绿那样打